

第十九章 在等待的島嶼

關於島嶼的預言——遊覽龜山島——花盆島——海鳥島——大島——一個要塞的遺跡——現在居民——一件慘事——漂流——最後一次去遊——大島之聲

島嶼將來都要爲上帝的法律所統治！舊約聖經中的預言一向對我的生活是一種啓示。我看見這種預言在臺灣應驗了；在南洋群島也已經應驗了。冰凍的北方的島嶼也要歌頌上帝。這不是詩歌的空想，不是無根據的幻夢。上帝所說的話，都是確實的。將來諸大陸都信奉上帝，它們的王都臣服上帝之後，這些在等待的島嶼都會「像一朵雲，鴿子似地飛到他們的窗口來」罷。

臺灣既然聽到了福音，我們就轉向北方和東方，神往地遠望在藍色的水平線之外的那些寂寞的小島。在離東北海岸數小時航程處有龜山島。因爲它是阿華的母親出生的地方，我們常常談到它。那裏住着 300 以上的漢人，其中許多人還沒有聽到過福音。我們預定了一隻從淡水裝木板的木船載我及幾個學生到那裏去。我們出發了，遇到逆風，在船中受顛簸及生病了兩天之後，我們繞過了臺灣的北端，駛入東北方的金包里。我們的貯備品幾乎用完了，就在那裏補充水和食物。然後又開船，我們漂離航路甚遠，起初向東，然後向北；被無情的波浪衝來衝去，經五晝夜之久。到了第五天，幾乎不知道在什麼地方，竟又回到原路上，看到了陸地。我們發現我們是在龜山島的背風面，不知道多麼快樂；島民懇切地歡迎我們，使我們尤爲感激。

中國人稱 Steep Island 爲 Ku-soa (龜山)，以某些點而論，該島很像一個大龜昂首戒備之狀。有一邊是垂直的，足有 1,200 呎高。其巖石的構造是分層的粘板巖、含粘土的沙巖及火成巖。在環航該島時，我們看見硫黃蒸氣在其邊上升起，在水平線相近處有淡白色的灰燼和熱水。這一切顯然都是從地中湧出沸騰的硫黃。

居民差不多都是漁民，在島上種蕃薯、玉蜀黍及幾種蔬菜。祇有一個村子，我們到那裏時，有過一場大火，以致 40 家的人無家可歸。在村子附近有一個天然的池塘，不見有出口，似乎在地下與海相通。低潮時池水是淡的；高潮時則是鹹的。在某些時季中，這個池成爲無數野鴨的聚會所。有一條溪從嶙峋的巖礁上流下來，是島上淡水唯一的來源。池邊有一株孤獨的黑檀樹，以前這種樹一定是很多的。

那些貧民很慷慨，以其所有的最好的東西招待我們；把病人帶來，我們悉心給他們治療。他們很喜歡聽福音。因爲他們很窮苦，所以更切望有個本地牧師。我們告別時，全村的人陪我們到海邊，說了許多感謝的話，請我們再來，依依不捨我們離開。他們派了一個強壯的漁夫，在波濤洶湧的海中駕駛一隻無篷的船，過了五小時，我們在龜山島

對面的臺灣海岸上，與我們的一個教堂相近處登陸，就在那個教堂裏休息和飲食。

又在臺灣的東北方，距鷄籠100多哩處，有三個島，即 Pinnacle、Craig 及 Agincourt。其中國名稱各為花盆島、海鳥島和大島；頗能形容其性狀。這些島雖屬於臺灣，而實在是獨立自治的。

花盆島是一塊不規則的礪瘠的巖石，什麼植物都不生長，什麼動物都不能居住。它高出水面170呎，祇能作為海鳥倦飛而來休息之處。

鳥島也不適於人的居住，而確是個很好的海鳥之家，他們往往成群結隊，天為之黑那樣多地飛來。島的一邊是200呎的危崖峭壁，從那一邊起徐緩地傾斜到水邊，形成一塊2~3英畝寬的地面，很平坦，不生樹木，完全鋪着柔軟的野草，海鳥不築什麼巢而生蛋在草中。我發見了12種不同的草，却沒有花。昆蟲很多，包括可怕的蜈蚣和若干種甲殼蟲。但該島的特色是鳥的生活。海鷗和海燕無數地聚集於該處。它們回來時，在島上翱翔一會，然後像一件由許多翅膀合成的大衣似地落下來，掩蓋了整片斜面。這種美景是值得特地航海去看的。我們欣賞這種美景的興趣可惜為惡人的殘忍的行為所毀壞了。有一次我們在那裏露營，有10~20個人從大島來收集鳥蛋，不久就裝滿了許多大筐子。海鳥在傍晚回來，落下在草中時，他們拿着火把，生擒它們，塞入大袋中，帶到一塊大石頭邊，有火預先燒着。於是他們把海鳥逐一摔死，疊成許多堆，高至數呎。海鳥的哀鳴及慘死的情形，令人怵目驚心。第二天早晨，那些人把海鳥拔毛、加鹽、烘乾。他們捕了海鳥之後，又去釣大海龜。我們的船夫向他們買了一批這些東西，因此在回航時，我們的周圍放着活的和死的海鳥，完好的和破壞的鳥蛋。有一個五呎長的大龜仰天躺在一個角落裏，像人一樣地終夜呻吟。多麼難受的一夜啊！

大島比花盆島及鳥島大得多，高出水面540呎，面積約10英畝，住着100多個漢人，原來是從鷄籠等處來的。他們住在島的一邊的低矮的石屋中，四周有花草樹木。他們種植玉蜀黍，有很多吃法；通常是放在臼子裏搗成粉，做糜粥吃。粟米、南瓜、胡瓜及蠶豆等也有種植。這些東西和醃鳥及貝類是他們的食物。他們與別處的漢人不同，不喜歡種稻。有成群的羊在各處小丘上跳着，却不見有別的動物。

在他們的矮屋之上的一個高地方，我看到了一個古要塞，很像在蘇格蘭的 Sutherlandshire 所見的 Pict 人的遺址，似乎年代很久了；而其建築者及其目的，則不得而知。那裏的最老的60多歲的老人也不能有所說明。不知它是否在荷蘭人佔據時代所造的東西。如果是的，那麼也許他們在鷄籠港口的社寮（Palm）島築要塞的時候，也在這裏設了大砲。否則，或者是有一隻船經過這裏時，把叛徒留在這個寂寞的島上？或者是像 Robinson Crusoe 或 Enoch Arden 那樣遭難的船夫造了這件東西？這件事情，毫無別的證據可資查考。總之，很久以前，有什麼人在這裏匆忙地堆疊了這許多石塊。這些石塊立在這裏大概已歷數百年之久，那些建築者想必每夜坐在這裏靜聽着：

【無數飛翔的海鳥之哀號長鳴，

以及數哩長的大浪碰在巖礁發出隆隆之聲】。

我們所見的現在的大島的居民是爽快而懇切的。1879年我第一次去時，同去的人有我自己和我的太太，一位蘇格蘭的朋友的幾個學生。島上的人民看到了我們，就在岸邊

上看着，等到我們能互相講話那麼接近的時候，他們警告我們不要貿然登陸。他們之中的一人跳下水去，游到我們的船邊來，腰間繫着一條繩子，把一端固定在巖石上。我們把他接上船來，把繩子繫在船頭，然後他把我們拉到岸邊去。巖崖很險峻，波浪把船送得十分近時，每個人都要準備跳上岸去，而由我們的新朋友接住。那是很危險的登陸，若不是這些漁夫很強壯而勇敢，我們怕都不能回來的了。那裏的人民雖然貧窮而無知識，却很客氣地招待我們，很有興趣地聽我們講道，所以我們在那裏作客，是很愉快的。

幾年以前，一隻美國帆船因為風停止了，不能行駛，停在大島附近，船長的兒子和一個旅伴划到岸邊去找野味。他們尚未回來時起了大風，該船被風吹走，最後躲避在鷄籠港內。船長向港務局報告了這種災難，蒙派一隻輪船去尋覓那兩個失蹤的人，却未再見他們的踪跡。這些島民也許受了錯怪，我却相信如果他們遇見那些青年，定會予以優待的。害死他們的不是島民，而是殘酷無情的大海。

我曾經第三次到那裏去。這次所用的木船是一隻小煤船，預先整理清淨，用沙石壓底，裝了充分的食物和淡水，在黑夜裏開船。我們原定向北進行；但在第二天早晨，發現我們在臺灣的東岸邊南下了很遠，是在蘇澳灣的對面了。隨即轉變方向，不得不逆着風和波浪而開回去。不料我們又被漂往東方，陸地漸漸看不見了，天也黑了，濃霧籠罩在臺灣的山嶺上，船員們都很恐慌，幾乎無法可想。船上沒有羅盤針，祇有一個小的附着在我的錶殼上。舵手完全昏亂了，我們的小船開始漂流。船員們無不恐怖，而我的學生們却都很鎮定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祇有對於上帝的真實的信仰能令人不慌張。當時我仰觀飛雲，期望天上的啓示。雲間終於發生了一條裂縫，我們看到了燦爛的星辰，依然是那麼確實而可靠。於是舵手又平靜了，改變船的進向，第二天我們駛入鷄籠港，得在那裏的佈道所裏休息。

我們把船修好，另請了一個船員，又開出去。這一次風和波浪都很適當，到了相當的時候，就看見那三個島了。過了烏島之後，我們駛向大島。那裏的人民都狂喜歡呼，我們以前給他們講「很古，很古的故事」，不是枉然的。他們的生活是艱苦的，如同（蘇格蘭北方的）St. Kilda 島上的人的生活一般，他們的島是「荒涼的海中的最寂寞的島」之一；然而有福音傳給他們，我們在那幾次旅行時所講過的話不會是無益的。因為上帝說過：「那些島一定會等待我」；將來

「在遠方諸國的河流之間，島嶼也高聲讚美上帝；

它們都異口同聲地歌頌耶和華的榮譽」

的時候，必定也可以聽到為暴風雨所吹打的大島的聲音。